



05
隐形格子

橘子
寂寞美学

04

Xingfu
Bujian Busan

幸福， 不见不散

你 不 用 记 得 我 也 好 ， 只 要 你 幸 福 就 好 了 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橘子
寂寞美学

| 04

Xingfu
Rujian Buxan

幸福， 不见不散

著作权合同登记:图字 01-2009-3109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幸福,不见不散/橘子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9

ISBN 978-7-02-007755-7

I. 幸… II. 橘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93764 号

责任编辑:包兰英

特约策划:张 奇 周 洁

装帧设计:Apple Lika

幸福,不见不散

橘子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20 千字 开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 6.5 插页 2

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

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02-007755-7

定价:20.00 元

自序

这大概是我写过的最纯爱的甜小说。

这是我写作第一年的作品，当年我二十二岁，出版了两本小说，卖到出版社寄来一纸终身合约，我当时觉得害怕，因为写作并不在我的生涯规划里面，于是我退了合约，舍弃橘子的笔名，跑到补习班去学日文，心想当个翻译，将来隔三差五出差到日本，讲话还学日本女生那样头歪歪。

而今我的写作即将走向第六年，这个年纪已经开始不再那么炫耀，出版过的小说也不再计算有多少，写作变成我人生里的重要部分，用回橘子笔名，还认真真地照顾我的博客，把它当作文字上的家一样，就算再忙，也会抽时间上“橘子文字债”看看，面对自己是个作家的这件事情，也总算比较自在。

当初的这本《幸福,不见不散》在决定正式收录进橘子作品集时,一度犹豫要不要重新整理它,但最后还是决定保持原貌,因为虽然它没有我后来小说的成熟、透澈,甚至还有那么点令我自己害羞的青涩、孩子气,但它终究曾经是某个阶段的橘子所写下的“橘子作品”。

希望大家都要幸福哦!

橘子

前言

我二十三岁，我没谈过恋爱。

这听起来比较像是哪个天后在戒烟广告里说过的台词，什么我十八岁，我不抽烟这类的，但是这绝对是两回事！我们可以自豪地说：我二十三岁，我不抽烟，我没做过坏事，不要说顺手牵羊就连无照驾驶的事也没有过，就这么安安分分地过了二十三年。

但绝对没有人会自豪地说：我二十三岁，我没谈过恋爱。

这对于一个诞生于西洋情人节的女人而言就好像是一种耻辱，在这个爱情过度泛滥的变态社会里；事实上这就像是不举之于男人一样，是对任何人都难以启齿，甚至不想正面承认的事实。

对于一个人活了二十三年，但却从未被爱情糟蹋过的这件事。

绝对不是因为性格内向的关系,相反的,我话多到连出门买个炸鸡排都能跟老板聊上个把钟头,就是连睡觉也是梦话说个不停;也不可能长相出了问题,虽然我性格不过王菲、性感不过舒淇、丰满不过天心、知性不过胡茵梦,但是对于外表,我倒是有着相当的自信。

我得说,我真是个时髦美丽的现代都会女子,而且我长得还真有那么一点像松隆子呢!这绝对不是我得了妄想症,所有见过我的人就这么啧啧称赞道。

所以我得到一个结论,那就是在我身边总是充满着像男人的女人,要不就是像女人的男人,就算有正常一点的男人,他们和我讨论的话题也不外乎是用什么方法才能长出性格的鬓角,或者到底女生认为三角裤性感还是四角裤性感,要不就是哪个AV女优的胸部才是货真价实之类的,简直乱七八糟,完全不想在我面前表现出高尚男人的一面。

完全没把我当成女人看待。

不过我个人倒是觉得被当成哥们儿也没什么不好,虽然从来也没有哪个哥们儿有一天突然深情款款地捧着我的下巴,眼底含着泪光说他想要的其实不只是朋友,也没有人和我订下过几岁之前彼此都还单

身的话就干脆结婚之类的无聊约定。

但我还是会羡慕那些老是不花心思就能轻易得到爱情的女人，更别提同时有几个男人抢着要她的爱情，还有总和新旧男友牵扯不清；或者老是和干哥干爹干弟干儿子干出问题的那些。虽然她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把自己搞得又哭又笑，弄得神经兮兮疑神疑鬼的。

但是，有时候难免还是会想体验那个中滋味，想感受一下为一个男人哭，或者让一个男人为我哭是什么样的滋味，我不相信有哪一个女人不曾幻想过爱情的。

当然修女和出家人不在此限。

“我觉得问题出在你的眼光太高了。”

有一次，有个男生这样对我说。坦白说我不但非常难以接受，甚至觉得他算个什么东西？先别提他不是我的哥们儿，甚至我们连朋友都不是！并不是因为这句话说的不中我听的关系，而是因为——

对方不过是个高中生！有没有搞错，小孩子懂什么爱情！

啧啧！简直没礼貌。

第一章

我今年二十三岁,但目前为止超过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都是待在日本。

我从一开始连五十音都不会,到后来可以用日文把电车上的色老头骂到面红耳赤,不知道这算不算得上是台湾人的骄傲?但是在日本的那几年简直不是乐不思蜀所能形容的,根本就是乐歪了!

起因是高中考砸了,父亲大人在看过我的成绩单后,摇头叹气说与其重考一年给邻居笑话,不如直接出国避风头算了,没想到这一避就是八年的时间。而之所以选择日本的原因之一是它离台湾近,之二是他老妹即我姑姑就住在惠比寿,如此一来就可就近监视我。

不过我想这足以证明父亲大人实在太不了解他老妹了。

虽然老爸和姑姑是同个爹娘生的，但两个人对待小孩的教养态度，可说是足足相差了十万八千里。

在家里老爸规定的门禁时间是九点，而且还严格要求一分不差；而姑姑最常说的一句话是：如果赶不上末班电车的话，就干脆在朋友家住或是住宾馆也无所谓。

我唯一无法忍受姑姑的一点是，她老是称呼我为资深玉女。

我记得十八岁生日那天，姑姑兴冲冲地带我去银座的一家牛郎店去欢度我的成年礼，最后她甚至问我要不要挑选一个回家过夜当作她送我的生日礼物？开什么玩笑！一个女人毕生最值得纪念的初夜怎么可以跟一个素昧平生的男人？而且还是个牛郎！

不过是个长得像金城武的牛郎，坦白说我事后还蛮后悔我到底在别扭什么。

这种家里没大人的快乐日子一直持续到我大学毕业为止，毕业典礼一结束，我就接到父亲大人打来通知我回台湾的电话，那老家伙甚至连工作都替女儿找好了！而且就是离家走路大概十分钟的补习班，真是一辈子没见过这么爱控制女儿的老爹。

所以我就乖乖地到这家补习班教日文,从此开始我不幸的一生。

报到的第一天,我拎着课本开开心心地走进教室,然后一屁股就坐在老师的位子上,刚想抬头好好地端详我的学生,表达我的友善和热情时,没想到马上就有人给下马威了:

“你是新来的吧?”

我抬头四处张望,原来是个穿着制服的高中生毫不客气地打量着我,正确一点地说,是他抬起下巴用鼻孔冷冷地看着我。

“我? 哦! 请多指教。”

“那里是老师的位子,角落还有椅子不是? 你不会坐到那边去吗?”

吭? 这小鬼!

“我是新来的老师。”

清了清喉咙,我笑笑说道,本来以为小鬼会惭愧地对我说真对不起,没想到他还一副怀疑的眼神,说:

“怎么看起来像个大学生的。”

开什么玩笑! 如果这小子再早两天看到我的话,或许他还会当我是高中生也不一定咧!

因为本姑娘我当时就是以 109 辣妹(走性感路线的时尚少女——编

者注。)的姿态重回台湾的。

我永远记得父亲大人来接机时,脸整个绿掉,差点没掉头走人的表情。

虽然我没贴假睫毛、没涂白嘴唇、没擦白眼影,只穿五吋高的鞋,而且裙子还穿到膝上,但是那老家伙还是激动地一路从机场到台中都碎碎念个不停。而内容不外乎是头发黄成这样像什么话,衣服穿得不三不四的,鞋子一穿比男人还高成何体统这类的。我当时只心想:还好我天生晒不黑,要不让他看到女儿正宗 109 烤肉妹的模样时,他岂不把女儿登报作废才怪!

于是在他亲自监督之下,我重新染黑头发,把自己打扮得活像个大闺秀似的,鞋子不准高过三吋,连脸上也只准涂上粉红色的口红,整个人看起来简直清纯得不像话,以至于现在害我被一个高中生嫌弃了。

“对不起哦,我为我的娃娃脸向你道歉。”

我酸不溜丢地说,但这小鬼还真当一回事了,他脸不红气不喘地纠正我说:

“我说你看起来像大学生,又没说你有一张娃娃脸,不过看在你是老师的份儿上,我还是接受你的道歉。”

啧!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形?

我用力地打量眼前这个狂妄嚣张的臭小鬼，他长了一张聪明脸，但是却非常瘦，乍看之下倒还有少女漫画里那些美型男生的味道，这小子不知道用了几罐发胶才把头发给全部竖了起来，真想问他这样怒发冲冠的造型是哪里好看了？

如果不是因为他先惹毛了我的话，我会承认他还真有点像陈柏霖。

浓厚的发胶下是一头茶色的头发，他在右耳垂和左眉骨各穿了个环，手臂上还有个奇怪图案的刺青，我看他的嗜好八成是和自己过不去，而且小鬼虽然瘦但却爱作 HIP-POP 的打扮，他的裤子歪歪斜斜地挂在屁股上，我猜他的衬衫一掀开肯定是露出半截花四角裤的那种。

严格说起来他脖子以上像杰尼斯（日本一所著名的艺人经纪公司——编者注。）的少男偶像，但以下则像是个洋腔洋调的 ABC。

典型的现代迷失人，找不到自己的定位。

现在的小孩子老是这个调调，才不过看到了这个社会的某一面，就自以为什么都懂了，好像比大人还懂这个世界一样。他们总是以一种迫不及待的姿态长大，他们质疑这个世界，却可怜得不晓得其实少了他们，这个世界一样会运转，太阳一样东升西下，这个世界有没有他们一样不完美。

为什么我突然激动了起来？没错！就是给这小子惹的。

不过我当然只会气在心里面，而表面上仍是维持着一张好看的笑脸，因为我自许为一位非常成熟的现代都会女子。于是我简单地以日文做完自我介绍，接着就请他们也介绍下自己。

虽然我还是个教育界的新人，但已经晓得要用最聪明的方法消磨掉漫长的上课时间，我简直以我自己为荣，我可不想在若干年以后，过着到哪都得端着杯茶否则就开不了口讲话的日子。

我感到非常快乐，关于我真是个聪明的女教师这件事。

于是我在半个钟头内摸清楚了在座四个学生的底细，换句话说，我成功地消耗掉半个钟头上课唱独角戏伤害声带的时间。除了臭小鬼之外的三个女生，一个是待业中的妙龄女子，长相甜美，看起来不具任何侵略性；之二是大学一年级日文系的女学生；之三是正处于空窗期所以闲来没事来学点东西的欧巴桑，之四则——

原来臭小鬼在高职念日文科，我瞄了一下他的学校，在我遥远而且模糊的记忆里，当时还是中学生的我，一直认为那是个专出帅哥的学校，显然眼前的臭小鬼彻底证明了我当初真是年幼无知。

“那毕业后是准备去日本留学吗？”

“嗯，我的目标是早稻田。”

“顽张でぬ。”

嚣张什么！想当村上春树的学弟？到时候这小痞子真进得了早稻田，本姑娘的头就割下来给他当球踢。

“うちの母も ここで働いている。”

（橘子不负责任的日汉翻译：我家里的老娘也在这里工作。）

“本当？教师？受付？”

（橘子不负责任的日中翻译：真的？是老师还是柜台小姐呢？）

“社长。”

（橘子不负责任的日汉翻译：老板。）

什么意思？这么说来臭小鬼的老妈就是父亲大人的朋友？当初就是这娘们儿乱出馊主意才害我不能在日本继续逍遥。原来和臭小鬼还有这一层间接的恩怨在，但是无论如何我是不会让他知道这事的。

“いいね。”

再和小鬼扯下去肯定没完没了，所以我随便说了句无意义的话马虎过去，就赶紧继续上课了。

我们这家全省连锁、多到简直可算是补教界 7-11（连锁店——编者

注。)的补习班,最大的特色是从早到晚课都排定了,就等学生缴了钱拿了学习证,然后爱上不上就随他们去。

所以我老觉得这里四处充满着悠闲的气息。

每次来上课的学生并不固定,但是臭小鬼倒是每次都会出席,而且总是坐在我左手边第一个位子,小鬼总是在上课前就提早出现在教室里坐定,并且总是穿着制服,耳机里放着吵死人的音乐,桌上总是摆着一瓶可口可乐,并且在二氧化碳还没有消失的时候就咕噜咕噜地喝光它。

虽然这是日文课,但是不至于要学日本人大声吃东西吧!我可以忍受他们多礼数、重辈分,甚至全身赤裸和一群欧巴桑在公共澡堂里洗澡,但是就唯独无法忍受这点。

因为从小父亲大人就是这样吃饭的,以至于每次女儿不是得提早吃就是吃剩饭,为的就是避免受到那噪音的干扰。

我简直是恨极了大声吃饭喝水的人。

“ね、お兄さん。”

(橘子不负责任的日汉翻译:唉,老兄。)

“我不叫お兄さん。”

(橘子不负责任的日汉翻译:我不叫老兄。)

“え(嗯)?”

我一愣,不晓得小鬼又哪里有意见了。

“失礼でしょう? いつも 僕の名前が 覚えられない。”

(橘子不负责任的日汉翻译:真的很没有礼貌,老是记不住我的名字。)

啧! 虽然我的 IQ 不高,但我的 EQ 可是无人能及的,所以尽管心里不爽得要命,但还是能保持着一张好看的笑脸,客客气气地问:

“じゃ お名前は?”

(橘子不负责任的日汉翻译:那,请问贵姓?)

“陈です。何に?”

(橘子不负责任的日汉翻译:在下姓陈,干吗?)

“え? 何に何に?”

(橘子不负责任的日汉翻译:咦? 干吗干吗?)

“你刚叫我干吗啦?”

“哦! 我是说,你喝可乐的时候可不可以小声点?”

“OK。”

OK 个头啦! 清了清喉咙,我试着笑脸迎人地建议他: